



在敬老院里过中秋

□谷均

去年中秋,我作为志愿者,第一次走进了岛上的敬老院。这个地方,聚集了不少孤身老人,孩子们早已离开,有的甚至再也没了消息,他们只能在这里相互陪伴,度过晚年时光。敬老院平时很安静,偶尔会听到鸟儿在屋檐下叽叽喳喳地叫,或者远处海浪轻拍岸边的声音,仿佛诉说着时光的悠远与孤单。

可今天的敬老院,却难得热闹起来。小院里摆满了各式月饼,有莲蓉、豆沙、五仁的,还有用岱山特产的海苔和鲜虾做的月饼,这独特的海岛味道,夹杂着海风的咸湿,像极了老人们嘴里说不完的旧时光。我们和老人们围坐在一起,他们或三两闲聊,或静静地听,眼神里透着微微的笑意,却也藏着无尽的落寞。

“我记得小时候啊,中秋节就跟着大人去小河边捡螺蛳,那时候月亮亮得像银盘,照得河水闪着光。”坐在一旁的老张忽然开了口。他是院里年纪最大的老人之一,尽管岁数不小,却是个天生的乐天派,总喜欢讲起自己年轻时的事儿。老张的话像一把钥匙,打开了大家记忆的闸门。瞬间,他们的思绪穿越了岁月,回到了那个无忧无虑的时光。

“对对对,还有抓螃蟹的。”老陈也接了话,“用个小竹篮子,装得满满的,提回来扔锅里蒸,撒点盐,那鲜味啊,现在都忘不了。”老人们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,好像那些鲜活的螃蟹就端在面前,热腾腾的蒸汽绕着桌子散开,那是他们记忆里最美的味道。

我坐在一旁,默默听着他们的谈话,仿佛也跟着他们一起,走进了那个早已远去的岁月。中秋的月光透过院子里的桂树,洒在地上,斑斑点点的光影像一幅寂静的水墨画。老刘是个老船工,年轻时风里来雨里去,靠一条小船养家糊口。那晚,他慢慢站起来,拿起手边的二胡,拉起了《夜半船歌》。悠扬的胡声仿佛在诉说着老刘这一生的漂泊,那远方的灯塔、寂静的海面、哗哗的海风,全都随着胡弦声缓缓展开,连我都忍不住红了眼眶。

夜色渐浓,海风也大了起来,带着一丝咸咸的腥味,吹得人心心里有些凉。老人们披上了秋天的外套,院里的工作人员端来了热腾腾的姜茶,他们喝着茶,却仿佛在等待着什么。月亮已经高悬在天上了,但没人愿意先离开,似乎只有这样静静地坐在一起,才不会被夜色里的孤独吞没。

“中秋节啊,说到底,还是个团圆节。”老刘轻轻放下手中的二胡,声音低低的,却像是敲在每个人的心坎上。老人们都默默点头,是啊,月亮那么圆,就是提醒人们要团圆,要陪伴。然而在这敬老院里,许多人都没了亲人。每逢佳节倍思亲,这句话对他们来说,真的比月光还重。

不过,在这个小小的敬老院里,老人们也有自己的团圆方式。他们一起吃饭、聊天、晒太阳,慢悠悠地过日子。有人会想念自己的孩子,有人会回忆年轻时的事儿,彼此间的陪伴,让那些孤单和遗憾也似乎没那么沉重了。有人低声叹息,有人悄悄拭泪,但更多的,是他们脸上的淡淡的笑,那是对时间最温柔的对抗。

夜渐渐深了,海浪依旧拍打着岸边的礁石,月光透过树影斑驳地洒在老人们的身上。月亮很圆,亮得晃眼。风一阵阵地吹过,带着海的气息,也带走了老人们一声声轻叹。这座小岛,这个敬老院,就是他们晚年最好的归宿,安静而温暖。再怎么凉的夜,只要心里还念着亲人,就不会觉得冷。

也许对他们来说,中秋的团圆不是非得见到谁,只要心里想着,就够了。月光会一如既往地照亮岛上的每一个角落,而这些老人们的故事,也会在这片海岛上,随着月光,缓缓流传下去。

渔港上空的那轮皓月

□陈佩君

中秋之夜,赏月,最好的去处是沈家门渔港。

我出生于渔港南岸的小渔村,这辈子就一直生活在这片海域。一年又一年,岁月的圆缺早已轮回了半个世纪之多,但那轮中秋皓月,一直如流水一般,清辉入心。

“今夜月色真美。”这句话在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笔下,成为浪漫之极的经典表白。“月色真美”,是一种美好的感觉,值得把这种美好分享的,那必定是所爱的人了。从前,有一位老妇人总是在中秋之夜,低低地说着:“今夜月色真美。”然后就静默不语。那位老妇人就是我的外婆。我循着外婆的目光,凝视着渔港这片海域,这是一个鱼类集体睡眠的海域,安安静静,但银光的波纹似乎在水面上发了芽,一节一节地长出来,海面越来越亮,于是外婆的眼也银光一片,我知道,外婆在回忆遥远的往事。她二十八岁就守寡了,一个人将一群子女拉扯大。据说中秋那天是我外公的生日,他曾是这一带有名望的商人,高大俊朗,这从家族后辈男丁的长相可以验证,尤其是外孙的外貌简直就是外公的翻版。外公一定是外婆的最爱,她这辈子就是守着外公的血脉,支撑着这扇厚重的家门。某天,我读到一句外国诗歌:“如果把圆月的月儿按个柄,就是一把团扇。”突然想到我的外婆,非常伤感,那圆月的月儿是我的外公,那柄儿就是我的外婆。天上人间,团圆好难,幸好还有今夜的月色很美,陪伴望月的人儿。

“这癞头月饼咋嚼好吃?”记忆中,弟弟欢天喜地的声音会在此时响起。一轮圆月在那如新烧的黑釉瓷质穹隆之上,弟弟那贪吃的嘴,张得如十五的月亮。那一层层碎碎的月饼皮屑儿,一抹又一抹,如几条长长的雨线,从弟弟的嘴角边漏出来,他慌急慌忙地一手拿饼往嘴里塞,一手拦在下颌。那时,中秋最美味的就是这款“癞头月饼”。上个世纪七十年代,中秋那天能吃到月饼,那种美味,那种幸福,只有那个时代的孩童才会产生同感。月饼除了那几天可以见到外,其他时间段,难以见到。而且,那是要凭粮票才可以购买的。月饼甜香啊,光闻闻那香味儿,仿佛咂溜一下,已经入嘴,连口水都无比甜香。咽着口水,我小心翼翼地将月饼捧在手心,开始一点一点地小口吃,月饼的皮会一层一层脱下来,恍如浓密的头皮突然变“癞头”,也像脚底脱皮一样,所以大伙儿还叫这款为“脚底皮月饼”。名字不太雅观,但味道真好,外皮酥脆,馅子有甜有咸,有荤有素,其中“苔条月饼”是经典代表。我们沈家门人称苔菜为“苔条”,苔菜偏咸,属于海鲜味,又被一层甜馅包裹,品尝起来别有一番滋味。酥酥脆脆的“癞头月饼”与黑色夜空中的玉盘清辉,在我记忆里慢慢演变成漫长岁月里的淳朴段落,是食品匮乏年代里的甜美记忆。

“梭子蟹上市了,桂花香了,八月十六大潮汛,也到来了。”按老话这么说,八月十六是“大节青”(大节日)。舟山人过中秋是过八

把月光举起

□梅森

不会在这个时刻说话,凝固的氛围让我失去淘气。其实长大就是这样,你得用眼睛和心去感受整个事物发生的过程,然后有了一种无法名状的未来并期待。我依靠着上房的木门,看着月光让新鲜的食物变得透白,我真希望可以看到吴刚砍伐玉桂,这样这个故事就会在之后消失,这样占据内心的其他故事就会多一点,而不是只要一开头就说,甚至带着母亲的口气:“月亮上有个月吴刚在砍嫦娥的玉桂。”后来我听到了更多的故事,关于玉兔、后羿、嫦娥飞奔,但奇怪这些故事被说时缺少幸福。后来每每时刻盯着那一桌子的食物发呆,像是一座小山,堆积的情感越来越多,越来越丰盛,似乎就能接近月亮一些。其实我问过那个傻问题,很早就问了,“为什么要献月饼,神仙又不吃。”我被母亲那灵巧的回答接受,“当然吃,吃了人家才保佑你。”那几个被我咬坏的尾巴,缺口在月光下异常明显。

人和月亮遥遥相望,走了很远的路抬起头就是一轮月亮。我从故乡往江南赶时,透过车窗看到饱满之月,只是那天它越亮就越掩盖掉那些星光,我便觉得月亮孤独,用极大的光亮掩盖掉整个世界,内心一定需要消耗很大的力量和勇气。

后来,他们就失去了这样的仪式,大部分时候告诉我忙碌。怎么会每一次都有这样的仪式,月光是极好的照明,很多的收割其实都是在月光下进行的,初生的露水箍住果实和皴裂的表皮,镰刀不再坚硬,茎干变得

月十六的,往往这天会碰上大潮汛。我记忆中的沈家门渔港海水总是要漫上来,那些岸上的渔船总是想爬上码头,岸边的店家摆放着一包包装满沙子的麻袋,拦截入侵的海水。沈家门与鲁家峙渡口的浮桥也被海水淹没了,只好搭起了临时的木过道,一般是将长条椅一条条连起来,大家颤颤巍巍地踩着过去,然后登上渡轮。但即便是海水倒灌,我们岸两边的居民还是喜欢此时逛沈家门夜市,看海上升明月的渔港两岸。天上一轮皓月,地上满是银光。而另一些古老又永恒的美好通过这月圆的时空,恍如大潮汛的涌动,通过海的密码,来到我们身边。

一岁又一岁中秋月的轮回中,沈家门渔港早已蜕变成时尚的模样,现在不会再出现海水深深地漫上岸来的情形。但从海的大潮汛里似乎碾出某种药物,把岁月积淀的历史还给我们,治疗渐渐流逝时光里的所有遗憾,包括莫名的忧伤。

岁月终是渐行渐远。外婆不见了,尽管我们依然说着“今夜月色真美”;“癞头”月饼也已默默退于某一角落,更多美味月饼精彩纷呈。当然,海的大潮汛还是如期到来,但渔港两岸的摆渡船早已销声匿迹。只有月亮——中秋的月亮,还是认得出那棵桂树,它仿佛来自遥远又近在咫尺。一切又是澄清又澄清,生活如是反复。

今夜月色真美,这人世间的清亮,就在我的家乡,沈家门渔港的上空。

柔软,月光下倒下的植物覆盖掉收割时的嘈杂,静悄悄地,每一个人都变成一团黑色的影子,没有名字,丢失呼吸,握在手中的镰刀和躯干融为一体,远远地举起的手电筒不再明亮,困乏使我胳膊酸痛,本该照明的电器一次次被举起又放下,植物巨大的影子长高又落下,我失掉了力气,而电池空虚。我审视秋天,收获太重了,它压弯了他们的脊梁,秋天用黄色描绘实在太单薄,不过是视线具体到叶落而己,看到另外的白色和黑色,是身体上的疲累,是想起之后的痛苦。

月光又到了,跟窥探到江南的秋天一样实属不易,我向来依靠身体记忆,以往靠鼻子嗅到秋天玉米成熟时的香甜,寒风使树木低吟时,我驻足良久,首先就想到冬天到了,或许写作者都有类似的敏感又或者冥冥之中期待着什么,当事情成为他们脑海里不可复制的一面时,记忆就苏醒了,所以我把这个当作身体记忆。

阿Q送给我月饼和香梨,其实我们住的地方挺近的,谈不上牵挂,说成祝福最好了,互相都没有说那些客套话,只在微信结尾留了节日快乐。

那天,我站在阳台上,举起右手握住光,举起,重复月光亲临土地时的那个动作,赞美的如同真理:

细砂无数,星辰无数,
当有一星,发光于吾?

但星辰的流转正如人世的沧桑,未必尽是赏心乐事。

月饼里的岁月情长

□刘小红

月,日渐圆润,高悬于夜空,银光溢地,宛如一层轻纱,梦幻般地泻在镇上。这个夜晚,月饼的世界也宁静起来,仿佛笼罩在一种神秘的氛围之中。

此刻,五仁先生正独自待在洒满月光的角落里,暗自神伤。他的周围,是一片绚烂多彩的景象:蛋黄姐姐身着华丽的外装,光芒四射,如高贵的女王,散发着迷人的甜香;冰皮妹妹清新脱俗,似灵动的精灵,那晶莹剔透的模样让人忍不住想要亲上一口,带在身边;鲍鱼小子奢华张扬,在聚光灯下,闪烁着耀眼的光芒……而看五仁先生自己,一身朴素,常年不变的模样,与周围的繁华相比,竟是那么黯淡无光。

望着天上的月亮,五仁先生思绪万千。遥想当年盛景,五仁先生风光无两,也曾是家家户户团圆桌上的首席。每逢中秋时节,家家户户制作五仁月饼,便是一件庄重的大事。大人们精心挑选饱满的五种果仁,孩子们在一旁充满期待地张望,那眼神仿佛在追逐着一场甜蜜的蜜糖。核桃、杏仁、瓜子、芝麻、花生,各种果仁的醇香,裹卷着岁月的悠长。在锅里翻炒、跳跃,欢快的声响似丰收的歌唱在耳畔回荡。面粉与糖浆揉成的面团,温柔地包裹着馅料,揉搓成球,放入模具,送入烤箱。不一会儿,满屋子便弥漫着果香与蜜糖的香甜,那是家的味道,岁月的味道,是记忆深处最温暖的港湾。

女子出嫁的头一年,五仁月饼是送亲礼中的头牌。同姓本家全体出动,五仁月饼就摆在首位,他的尺寸大小与绳结包装都是十分讲究,加上娘家的花式枣糕和有美好寓意的水果,一路吹吹打打,热闹非凡,仿佛在诉说着一个关于爱与祝福的古老传说。如今,

时代发展,月饼世界愈发多彩。五仁先生不再如众星捧月般,心中的失落如阴云般笼罩,心中涌起一股难以言喻的苦涩。他不明白,自己曾经承载着那么多的欢乐与温情,为何如今却被冷落在角落中。

那日黄昏,五仁先生一如既往地躲在不起眼的柜台里,看着来来往过的过客,百无聊赖,独自怅然。

有顾客进来。是一位年轻时尚的女子带着孩子,孩子被那些造型新颖、包装精美的月饼吸引,眼中闪烁着好奇的光芒。女子毫不犹豫地挑选了冰皮月饼和蛋黄月饼,在他们眼中,五仁月饼一点也不新潮。看着他们远去的背影,五仁先生心中失落更甚:自己真的被时代抛下?

一位西装革履的商务人士来到店里,在诸多的高端月饼中,他挑选了鲍鱼月饼。五仁先生感觉自己真的被彻底遗忘了,孤独感如影相随。

这时,一位老人还在街头徘徊。他已经走过了好多家店铺,只为寻找那记忆中的五仁月饼。可因为五仁月饼销量不好,很多店铺都没有存货。老人的脸上写满了失望,但他没有放弃。终于,在这家店,他问到了五仁月饼,那一刻,老人的脸上绽放出无比开心的笑容。

老人带着孩子走进店来。他径直走到摆放五仁月饼的柜台前,眼中闪烁着怀念的光芒。孩子满脸疑惑地问:“爷爷,漂亮的月饼那么多,为什么你却要选这个,这五仁月饼看起来不那么好看呢?”

老人慈爱地摸了摸孩子的头,缓缓说道:“孩子呀,这五仁月饼看似普通,却曾经是爷爷中秋节最期盼的月饼啊。那个时候,

生活不像现在这么好,五仁月饼可是难得的美味。月饼里的那五种果仁,每一种都有着独特的味道和寓意。核桃仁的醇厚,代表着智慧;杏仁的清香,象征着纯洁;瓜子仁的香脆,寓意着活力;花生仁的朴实,代表着勤劳;芝麻仁的浓郁,象征着幸福。它们交织在一起,就像我们日常的生活,有苦有甜,却充满了希望。

“那一刻,我们一家人围坐在桌前,简陋的屋子里充满着温暖。孩子们眼巴巴地望着桌上的五仁月饼,嘴角挂着期待的口水。当月饼被切开的一刹那,那浓郁的果香瞬间弥漫开来,大家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。月饼,它不仅仅是一块月饼,更是阖家团圆的象征,我们历史传统文化的一部分。五种果仁分别代表着仁义礼智信,承载着我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,更蕴含着我们对过去岁月的怀念,这是其他月饼无法替代的。”

孩子似懂非懂地点点头,拿起一块五仁月饼咬了一口,眼睛亮了起来。“爷爷,这个月饼里的果仁好香噢,可真好吃!”老人微笑着看着孩子,眼中满是欣慰。

听着老人的话,五仁先生心中涌起一股暖流。他终于明白,自己的价值从未消失,只是被这个纷繁的世界暂时遗忘了。他发誓要继续坚守传统,用真材实料和深厚的文化内涵,等待懂他们的人们。

中秋,团圆节。五仁先生如同一位沉默的守护者,继续书写那份古老的团圆与温暖,还有心底深处那份绵绵的思念、对家的眷恋。

“但愿人长久,千里共婵娟”,祝愿每个人都找到属于自己的温暖与情长,在岁月长河中恒久流淌。